


集部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十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一百十五

書

宋 呂祖謙 編

與吳九論武學書 劉敞

前此有人自京師至言朝廷制作武舞教之庠中者小人竊喜以謂太祖太宗功業軼三王德厚侔天地而廟樂未立雅頌未備公卿大夫乃宜冬不裘夏不葛而日

夜謀之所以使名聲洋溢與萬世無窮百姓有以詠歌四夷有以觀聽也而淵然寖久功烈掩塞是必天子感焉而作樂崇德以薦之宗廟肆之上帝矣周室既衰管絃之書遂亡于今千歲焉而吾徒乃且復得閱其蹈厲親其文物是千一之會也以足下方為學官所以欣然奉書求粗問制度亦欲夸動下國奮揚輝光今辱求訊乃知傳者之誤而國家自以邉鄙未靖故立武學以校驍鷙之士孫吳賁育之儔小人失望又重感歎昔三代

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敦化者危冠逢掖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信是以無鄙倍之色鬬爭之聲猶懼其未也故賤詐謀爵人以德褒人以義軌度其信壹以待人故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民知所底而無貳心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未曾聞夫武學之制也夫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按劍而疾眡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術而動之以利其可得不為其容乎其容可得無變其俗乎吾恐

雖有智者未易善其後也而况建博士之職廣弟子之
員本之不知教化既寖弱矣夫戰國之時天下競於馳
騖於是乎有縱横之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雖私議巷
說有司不及然風俗猶以是薄禍亂猶以是長學者之
所甚疾仁人之所憂而辨也若之何其效之且昔先王
務教胄子以道而不及武者非無四夷之患誠恐示民
以佻也今既示之佻矣道其已乎四方之人何觀焉且
足下預其議而不能救歟吾所甚惑也足下書曰時事

日新恨不我見此獨非新事乎吾既見之矣故聊以裁

答

答趙内翰書　　蔡襄

伏蒙示下衆薦黄晞奏章晞閩人與之游甚久以書自

喜不茍於人誠高世懐道之士足下薦之於朝庶乎盛

時無有遺材足下之存心不特為晞發也然其奏曰石

介在國子監時請晞表率生徒晞以介詐善不直為事

非是遂拒之弗往乃晞之先見知人識慮高遠也襄以

謂斥介而引晞意所未喻介好論議當時人物故衆毀叢至原其所以為心欲君側無姦邪人人為忠孝百姓無疾苦教化明白信周公孔子之言謂太平可立致而不度世務行之難易此介之所以修誠立節之大略也所牴牾者夏竦黨輩耳一旦介去朝奸人巧偽百端妄造謗毀必欲赤其族然後快意賴天子聖明辨是非故介久而自白嗟乎謂介詐善何也夫詐善者將圖富貴取名譽也介生不免寒饑而死幾斲棺子孫流離詐善

者固如是耶守已信道而不顧世俗者伯夷叔齊是也
且數百年孔子稱之其論遂定若介信道而守死者也
其亦有待於後世乎昔介之存襄以同年進士兄事而
友之自介之亡未見有如介之自信者介復生當師事
之不暇以苟容無所自立為責況敢毀之晞避介聘為
學正不肯為介下耳此特小小者豈足為晞高識遠慮
哉足下與介疎知之不至然天下公議固當有開足下
語論衆所瞻望詎可雷同令毀介之人滿朝使某箝口

固不為少雖開口明介介豈遂明然賣死友以合貴權此裏所不為而足下所見知之者也近為寒氣薄中日再食粥者七矣奉教不知疲倦感歎顛倒

答劉蒙書　　司馬光

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

松伯高而不敢為孟公季良之行也況㓜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敕長而為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齪齪然為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為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為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窶人之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詑

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埜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某以為歸且曰以竊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克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仁可仰者為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爨桂炊玉晦朔不

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褚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疏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踈先舊而後新光得侍足下裁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而後敢行顧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之為陳孟公杜季良之徒

光能無騃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顔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之所為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韓退之能為文其文為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行能無所長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靳亦

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佗人是尤不可之大者微生高乞醯於隣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為不直況已不能施而歛之於人以為已惠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為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賙左右之匱急稛載而往垂槖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 與范景仁論樂書

司馬光

蒙示房生赤法云生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黄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黄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誤脱之起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赤縱置之則太長横置之則太短今新赤横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

短長斷之以為黄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為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比來稱此論以為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古之繆祛一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光按累黍求赤其來久矣生所得書不知傳於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衆曾不寤也又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

孟堅之書不宜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則為新尺一丈二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為尺而後制律返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豈𦈢使古之律存則歛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

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邪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為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為三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將安取之凡物之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為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為黃鍾之

律是則律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捨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氂六毫此四氂六毫者從何出耶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耳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二十有二分也古之為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太煩則上下輩之所謂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氂六毫不及半分故棄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載羸空之處而必欲責其絲忽不差邪景仁曰生以一千

二百黍積實於管中以為九寸取三分以為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黍之法校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為法何得度法獨用一黍光按黃鍾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据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於度法止於一黍為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

以一千二百為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黄鍾適當古之仲吕不知生所謂仲吕者果后夔之仲吕耶開元之仲吕邪若開元之仲吕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耶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為豈能盡得律吕之正乃欲取以為法考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也君子之論無固無我惟是之從景仁茍有以解之使瑩然明白則敢不欽衽服義豈欲徒為此譊譊也不宜光再拜曰

與王介甫書

司馬光

光居常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才不足以辱介甫為友然自接待以來十有餘年屢常同僚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雅也雖愧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乃便佞則固不敢為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嘿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

以和也向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朞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竊竊怨嘆人人

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竊意門下之士方曰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為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惟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為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詆毀

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為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為思得古人所未嘗為者而為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為不知禮義信況

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耶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耶則惟民是虐以饜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視衒鬻爭進各鬭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為功名耳此其為害已甚矣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

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故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伊尹為阿衡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内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己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者亂政也介甫更以為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為王政而力行之繇役自古

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歛民錢雇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史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皆過人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

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以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善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踈諂諛日親而望萬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為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遊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遙子馮為楚令尹有寵於遙子者

八人皆無禄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遂
子懼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
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周舍死簡子臨朝而嘆曰千
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
之鄂鄂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鄭文終
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羣下曰違
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董
幼宰參書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

主簿楊顒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知之不如奴婢雞犬哉失其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顒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

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吕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名成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議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辨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及賓客

僚屬謁見論事則唯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從介甫游介甫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

利又曰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令介甫為政首制置條例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棄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棄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違衆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得盡棄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聖之道違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臥家光被旨為批答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

故直叙其事以義責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竊聞介甫不相識察破督過之上書自辨至使天子自為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言青苗錢不便詰責使之分析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劾奏乞行取勘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

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竊
為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光
竊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
輙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
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
為心未肯俯從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羣臣無能
及者動靜取捨唯介甫之為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
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

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唯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已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前日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嚮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

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捨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儻未賜棄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示諂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為然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為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

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施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且病膝瘡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駡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

俟命而已

宋文鑑卷一百十五

宋文鑑卷一百十六

宋　呂祖謙　編

## 書

### 與吴丞相書

司馬光

光愚戇迂僻自知於世無所堪可以是退伏散地苟竊微禄以庇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師來者多云相公時語及姓名或云亦嘗有所薦引未知虛實光

自居洛以來仕宦之心久已杜絶在少壯之時猶不如人況年垂六十鬚髮皓然視昏聽重齒落七八精神衰耗豈復容有干進之心但以從遊之久今日特蒙齒記感荷知己之恩終身豈敢忘哉顧惟相公富貴顯榮豐備已極光踈冗之人無一物可以為報唯忠信之言庶幾仰黼黻德之萬一耳伏惟明主歷選周行登用人傑以毗元化以光不敢忘知己之心知相公必不輕孤於明主也竊見國家自行新法以來中外恟恟人無愚智

咸知其非州縣之吏困於煩苛以夜繼晝棄置實務崇飾空文以刻急為能以欺誣為才閭閻之民迫於誅斂人無貧富咸失作業愁怨流離轉死溝壑聚為盜賊日夜引領兾朝廷之覺寤獘法之變更凡幾年于兹矣相公聰明豈得不聞之邪今府庫之實耗費殆竭倉廩之儲僅支數月民間貲産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掊斂日急河北京東淮南蠭起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軍已不能制矣若不幸復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霜蝗所在

如是其為憂患豈可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保其必無而恬然不以為意乎賈誼當漢文之世以為譬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若當今日必謂之火已然而安寢自若者也昔周公勤勞王家坐以待旦跋胡疐尾羽敝口瘏終能為周家成太平之業立八百之祚身為太師名播無窮子孫奄有龜蒙與周升降王夷甫位宰輔不思經國專欲自全置二弟於方鎮以為三窟及晉室阽危身亦不免然則聖賢之

心豈忘身狥物不自為謀哉葢以國家興隆則身未有不預其福者也顧衆人之識近而聖賢之慮遠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今若法獘而不更民疲而不恤萬一鼠竊益多蠭蠆有毒則竊恐廟堂之位亦未易安居雖復委遠機柄均逸外藩外藩固非息肩之處乃至投簪解紱嘯傲東山東山亦非高枕之地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救急保安之道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謀而

欲求其成效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槖欲適鄢郢而北轅疾驅也所求必不果矣欲去此五者而不先别利害以寤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得而去矣欲寤人主之心而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矣所謂開言路者非如鄉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既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訐直者隨而罪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為今之要在於輔佐之臣朝夕啓沃唯以親忠直納諫諍廣聰明去壅蔽為先務如是政令之得失

下民之疾苦粲然無所隱矣以聖主睿明之資有賢相
公忠之助使讜言日進下情上通則至治可指期而致
獘法何難去哉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今病雖已深猶
未至膏肓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尚有反掌之易
失今不治遂爲痼疾雖邴魏姚宋之佐將末如之何必
有噬臍之悔矣相公讀書從仕位至首相展志行道正
在此時苟志無所屈道無所失其令名高於千古丈夫
立身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爲無負矣光切於報德貪

盡區區不覺辭多

答司馬君實論樂書　　范鎮

昨日辱書以為鎮不當為議狀是房庶尺律法始得書憮然而懼曰鎮違羣公之議而下與匹士合有不適中宜獲戾於朋友也既讀書乃釋然而喜曰得君實之書然後決知庶之法是而鎮之議為不謬庶之法與鎮之議於今之世用與不用未可知也然得附君實之書傳於後世之人質之故終之以喜也君實之疑凡五而條目

又十數安敢不盡言解之君實曰漢書傳於世久矣更
大儒甚衆庶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是必謬為脫文以
欺於鎮也是大不然鎮豈可欺哉亦以義理而求之也
春秋夏五之闕文禮記玉藻之脫簡後人豈知其闕文
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知之也猶鎮之知庶也豈可逆
謂其欺而置其義理哉又云一黍之起於劉子駿班孟
堅之書為冗長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長幾何未知
其空徑幾何未知其容受幾何豈可直以千二百黍置

其間哉宜起一黍積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滿故曰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其法與文勢皆當然也豈得為冗長乎若如君實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黄鍾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也若爾是子駿孟堅之書不為冗長而反為顛倒也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是為新尺一丈二尺若君實之意以積為排積之積廣為一黍之廣而然邪夫積者謂積於管中也廣者謂所容之廣也詩云乃積乃倉孟康云空徑之廣是也又云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者此孔子教子路以正衛之父子君臣之名分豈積與廣之謂邪又云古人制律與尺量權衡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為三者苟亡得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者是也又云黍者自然之物有常而不變者亦是也古人之慮後世其意或當如是然古以律生尺古人之意旣知黍之於後世可以為尺豈不知黍之於後世亦可為律而故於其法為相戾乎若如君實之說則是古人知一而不知二也知彼而不知此也又云

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則棄之也者今三分四釐六毫其圍十分三釐八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棄之哉漢書曰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謂以九分之圍乘九寸之長九九而八十一也今圍分之法既差則新尺與量未必是也如欲知庶之量與尺合姑試驗之乃可又云權衡與量據其容與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於尺法止於一黍為分無用其餘若以生於一千二百是生於量也且夫黍之施於權衡則由黄鍾之

重施於量則由黄鍾之龠施於尺則由黄鍾之長其實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豈得謂一黍而為尺邪豈得謂尺生於量邪又云庶言太常樂太高黄鍾適當古之仲吕不知仲吕者果后夔之仲吕邪開元之仲吕耶若開元之仲吕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者此正是不知聲者之論也無復議也又云方響與笛里巷之樂庸工所為不能盡得律吕之正者是徒知古今樂𥳑之名為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也亦無復議也就

使得真黍用庶之法制為律呂無忽微之差乃黄帝之仲呂也豈直后夔開元之云乎書曰律和聲方舜之時使夔典樂猶用律而後能和聲今律有四釐六毫之差以為適然而欲以求樂之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太史公曰不附青雲之士則不能成名君實欲成其名而知所附矣惟其是而附之則可其不是而附之安可哉諺曰抱橋柱而浴者必不溺君實之議無乃為浴者類乎君實見咨不敢不為此譊譊也不

宣鎮再拜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王安石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為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為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臣為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為君臣不知所以為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為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耻

在舜下雖然者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斂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安石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為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為之師安石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答韶州張殿丞書　　王安石

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為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緒功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安石尚少不得備聞為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為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

傳則不肖之孫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閤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為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葢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儁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為朝廷所稱輙不得見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

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毁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破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功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潜德為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

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答段縫書　　王安石

安石在京師時嘗為足下道曾鞏善屬文未嘗及其為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詆鞏行無纖完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怪安石無文字規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文學論議在安石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

可以刑禍利禄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敝所賴者此兒耳此安石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安石之所見也輩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安石亦罪之也宜足下之深攻之也於罪之中有足矜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邪輩之迹固然邪然輩為人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旣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

之也鞏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鞏聞之輙矍然鞏固有以教安石也其作懐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安石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略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絶故且規之規之從則已故且為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鞏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為賢者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

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當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蜚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過於聽者也家兄未嘗親蜚也顧亦過於聽耳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言懸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為不孝孟子獨禮貌之以為孝孔孟所以為孔孟

者為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為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鞏

答吳孝宗論先志書　王安石

安石辱書又示以先志而怪安石尚有欲為吾弟道者責以一言盡之吾弟所為書博矣所欲為吾弟道者非可以一言盡然吾弟自以為才不及子貢而所言皆子貢所欲聞於孔子而不得者也則安石有欲為吾弟道者可勿怪也積憂久病廢學疲懶書不能逮意知已就

試國學隆暑自受他侯試罷見過面畫

賀杜相公書

錢彦遠

聞國家輕重在賢材賢材得失在宰相國雖甚危盜賊克斥水旱荐臻嚻嚻若不濟使賢材登用此不足憂適以起其治爾國雖甚安倉廩克實兵甲韡藏於府庫使賢材隱匿此是宜憂亂將成矣然賢材有小大道義有取舍唯執政者罷使而禮進之俾上下出處當其分輔弼之職畢矣始漢唐初蕭何曹參房喬杜如晦為之虗

已降意得人尤盛風迹逮同三代曁季末昏錯則張禹崔烈栁璨裴贄挾奸竊寵樹朋黨償恩讐賢材耻之相與逃去若卓茂葛亮司空圖李巨川之徒彷徉隱拱或徇豪傑以攄快其藴是廼宰相之過也嗚呼生民何辜也得失禍福繫之二三君子歟明公天與直氣豁黄綬歷中外凡四十年至三公情偽險阻嘗之矣綱紀故事練之矣古今治亂詳之矣前此為樞密使時天下固以想聞風采士類依為盟主者誠以文武吏士老儒新進

見公者公悉能判白精粗人人自以各盡其意令公為相實社稷宗廟神靈開誘上心所致然公此舉繫四海安危故誕告之日無賢不肖搏手相慶而彥遠獨懼焉何也公視令賢材果盡用乎天下事果盡正乎則公宜不次擢人夙夜講議雖隸臺踈遠不遺為本朝樹太平基業奚止縛二小醜梟藁街息饑寒百姓盜弄兵者夫設循嘿守常曰已安已治女輩當束之高閣昔賢材顒顒待公及公復不顧望絕矣君子哉固窮且死萬一奸

雄事未可究彦遠懼者此也惟受恩最深敢用常禮團牘引虛辭謏公小人也頗因古義以獻且知不言負公矣言不行亦在公矣

上杜相公書　　曾鞏

聞夫宰相者以己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相者無異焉知此而已矣舜嘗為宰相矣稱其功則曰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為者其舜也與卒之為宰相者

無與舜比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或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尚也請言近近可言者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榖責治粟内史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又可强對邪問平之所以為宰相者則曰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為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於唐唐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

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大亮其餘為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温彦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佗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為者邪考於其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隨能收叙不

隔卑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唐以降天下未嘗無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一二大節可道語而已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其誰哉數歲之前閤下為宰相當是時人主方急於致天下治而當世之士豪傑魁壘者相繼而進雜遝於朝雖然邪者惡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獨閤下奮然自信樂海内之善人用於世爭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

素繇門下以出於是與之佐人主立州縣學為累日之格以勵學者課農桑以損益之數為吏陞黜之法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變茍且以起百官衆職之墜革任子之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庶幾三代之事雖然紛而疑且排其議者亦衆矣閤下復毅然堅金石之斷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非閤下其誰哉使克其所樹立

功德可勝道哉雖不克其志豈媿於二帝三代漢唐之為宰相者哉若輩者誠鄙且賤然嘗從事於書而得聞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並出與三代漢唐相侔則未嘗不歎其盛也觀閣下與之反復議而更張庶事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事之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也觀其不合而散逐消藏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歎其盛愛其明恨其道之難行之心豈須臾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尚

慕而欲見之況同其時過其門牆之下也歟今也過閤下之門又當閤下釋衮冕而歸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為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見焉則其願得矣噫賢閤下之心非繫於見否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蓋其欣慕之志而已耳伏惟

幸察

與孫司封書　　　　曾　鞏

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邑地而有之為吏者不能

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横溢司戸孔宗旦以為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戸狂邪四年智高出横山略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於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毋為與死也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為書召隣

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汙邪罵不絶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況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伏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葢先事以為備守城而保

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為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為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凡南方之事卒至於破十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財者其非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為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

為使者於廣東西者宗旦皆歴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為已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也為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況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顯揚襃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宗旦喜學易所為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

貧賤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為世所指目此固一眚今其所立亦可贖矣輩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衣州在廣東亦為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誣也况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遁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效亦可知也以閤下好古力

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為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獨一時為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

上韓范二招討書　　劉奕

奕皆荷二明公之恩顧而未嘗敢一言以干左右者誠有謂也夫位卑者不得僭言職短者不可輕議故雖胸中紆鬱亦自釋之而已今有身與其事心知不然又安

得隠忍不言哉竊見岐府修北路山城葢上奉朝㫖乃有經度次招討之命即議繕完計工數萬費材數千雖亦不甚廣然皆民力也奕近從府尹往觀之府城北走二十里至山足乃曲盤而上僅五里至山頂涉頂而行十餘里至今議為城之所行頂而周視羣山蔓延不絶極目如浪按圖牒岐隴涇乾内郡環是山自涇而南及岐六舍汧源而東抵奉天數百里所謂山者但土坡高原耳非若嵩華終南之有懸崖石壁絶頂孤峰之為限

也今所議者岐及涇之一路耳戎馬必欲自北而南旁出可作數十路高者平之下者增之岐者盤曲之澗者橋梁之皆人力所能為也加之是城不可屯軍馬賊至則不守也雖能守之賊由他道而來無所難也恭惟二明公居秦居慶皆甞作城人尚以為勞其如秦之城州城也大而壯之使賊無逼視之心大順城邉寨也屯軍境上壯我邉防是雖勞而有益也今中道作城無軍馬以守而賊又有他路可行是城之為無益也明矣役已

困之民為無益之事於今豈宜哉今作此城葢為岐之計也奕以謂為岐之計不若此岐之為府城郭民人雍則三分損一倉廩之實帑藏之積監酒之利與雍均船場竹鹽鐵冶雍無之造作兵器供應邉須諸郡不及焉民之室比關中內郡亦號富饒其地形南西北皆山險獨東去為坦途必若邉城失守賊無後顧之慮長驅而來賊之詣岐有道路之勞不若詣雍之易也若雍之有備則岐為易下也以岐今日之備賊至則破何者無兵

也無戰具也無是二者則民不固也前日定川之役人甚不寧閭閻間無賴輩往往有妖言者奕嘗私自思之以謂朝廷與招討得非知岐為自安不足備也今而觀之尚使中道作城以禦寇是亦為岐之備不為不至也奕以謂為岐之計莫若使有兵三五千能執鋭破堅可使者有甲胄弧矢戈戟皆稱之有能將萬兵者一人在城中如此則賊雖大至岐可守也今岐無是兵與器雖中道有數十城無益也況為一城哉奕嘗患關中民費

財與力十官未得其一今費工數萬費財數千郡邑畏威靡敢舒緩其間督促鞭笞吏緣為姦不可勝紀而一無所濟是誠可惜也朝廷命二明公專闗中之事其寄亦已重矣二明公之憂思諒非不深矣計朝夕事之大者萬端此但一小事耳故不足恩且慮也明公以為小岐之民以為大勞而有益於事雖大為也勞而無益於事雖小不可為也闗中之事所以多失者上輕之而不思下隨之而不言增少而為多積小以成大夫事難於

謀始易於謀終今此一事其為無益也甚著其能辨之者亦甚衆而乃無肯言者恤事可知也奕恃賴恩顧仰干聽覽顧軫思念如此言不至在顧則望稍緩其期使有識者閲而議之然後録其可否奕下情無任惶恐傾祈之至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十七

宋文鑑卷一百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一百十七

宋 呂祖謙 編

書

與容季書 王回

朝作答書并五積散附沈丘人去比午方得所問然得此書方知手力已到來諸說事甚詳冐熱出入誠不易然家居者亦豈能常占安佚耶此古人所以欲息其倦

而竟無可息之地也廷參之微欲行其私諱於長吏誠多觸忌齟齬處所疑者數端皆有之矣然以所據者禮律大意天下以為俗而有司以為法矣使長吏賢邪安肯以怒人使其不賢邪亦安能以外法繩命官以罪也且不賢者苟挾其勢求肆於下不止則將迫有司故入其辜以死當是時為有司者徒長其怒而從之耶亦守其所司而與之爭耶與之爭則彼畜其怒或中以他法如之何不與之爭則獄情一反已為故入人死罪又如之

何試以輕重權之蓋就他法之中聊無憾爾人生乗物
而遊於百年歴觀古今所逢無治亂所託無出處禍福
之來莫不有而如慼者乃欲以區區之力勝之故有邀
福而福愈去避禍而禍愈來蓋自然之禍福常伏於萬
物之間逆理而得之故於人謀為可憾也惟君子為循
義而聽命故禍福之來無可憾者何則義盡於已而命
定於天也汝之深敏讀此可以推見其餘矣更借一事
為汝證之昔春秋之世鄭最小國攝之晉楚之彊交責

乘陵君臣遜媚猶不能自免及子産為相修其國政馳辭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壞諸侯之館垣却逆女之公子草野皆變其常度晉楚初念銳氣以臨之而其辭直禮明卒莫能屈也循義聽命其子産之謂乎其天下禮律專於朝廷長吏臨期寮屬雖或不悅敢遽肆其無道如春秋之晉楚哉晉楚不能屈小國之子産憚其辭直爾人子於禮律之内申其私諱非辭直歟而顧憚長吏之能屈乎

上歐陽内翰書

蘇　洵

洵布衣窮居常竊有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賢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

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畱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嘆息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既而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仕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推之今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所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

公適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其勢將復合為一喜且自賀以為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為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為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

以言通於前余公蔡公逺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之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扳援聞之以言而飢寒衰老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致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以為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絶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

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鱉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容與簡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

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迂而粗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

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為可矣其多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他聖人賢人之文而介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

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胷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上富相公書　　　蘇洵

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

使在宰府與天下更始而閤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爲閤下惟不爲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爲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爲而何爲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爲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見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

此其不變也皆曰賢人焉或者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未始見也然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令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已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為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已事不出於

已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坐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為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

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相有所為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蔕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

治其細則濶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争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吕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説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吕夫絳侯木强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人者致不賢者也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今上即位之初寇莱公為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

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歿其身而止伏惟閤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閤下深思之無忽

與兩浙安撫陳舍人薦士書　陳襄

襄伏聞執事按部東南首訪士民德行襄謂股肱近臣受主上顧託於外其志在於夙夜圖其所報則莫若求賢拔士之務為先然自昔觀風按俗之臣可有行者今

執事獨能軒然振舉其事此希濶之盛美小子不任雖忭雖然但以旌旄之行所至迅速獨䀢獨聽不克盡天下之賢才又恐所部之吏無告者有負執事上報君父之心裹雖愚所識近世四方豪傑之士於心遇執事之能推賢不敢隱惜謹取其才行殊尤卓絶素與之交與所聞見而知者敢以為獻焉其已仕者四人有殿中丞致仕胡瑗者博學通經負文武之道而適用不迂向在江湖間興學養士凡十餘年弟子一千七百人魁傑之

士多出門下今年過六十而進德未已有舒州通判王安石者才性賢明篤於古學文辭政事已著聞於時有頳州司法參軍劉𡙇者其人長於才而篤於義其政事皆通達於體要有廬州合肥縣主簿孫覺材質老成志於經學而浸究原本觀其文辭或簡而能粹殿中丞胡瑗門人高弟數百而稱其賢瑗雖老其材尚可大用惜乎未有知音者三人者皆賢者之資也將置之美地不拂其所進以育成其美材可量也哉其在下者五人福

州候官縣陳烈者天性仁孝其材智超特學古明道造大賢之域自慶歷初下第閉門潛心迨今十餘年兩經科詔不應里選身服仁義鄉閭宗之有同縣鄭穆者明而好學深造於道其心氣仁正勇於為義學博而文壯矣有揚州孫處者為性高介好古而志於道安貧不杜節行著聞凡為文辭必臻於理有衢州江山縣周頴者剛義孝友及冠始學卓有奇節而不畏強禦有烈士之氣有越州蕭山縣吳孜者勇於為義少有聲律之學既

而宗道約心於理甘貧養親節義稍著𡖖烈襮襄之友人也凡與並立於古人之域積二十年辛勤事業足見其志使之得其志而行其道其補助國家豈少哉若行已作事未敢極言俟執事見而知之可也處頫孜襄所聞而知之者雖道業不及於二三子然其行義皆足以取信於人抑亦國家偉材也失大賢之才難知亦難其才以四海之廣環而求之尚恐未足克執事之所欲況止于一方與一州其所得必狹矣襄遂敢廣引天下凡

所知者以為告也其次雖有樸茂磦砢之材行誼未著不敢以聞尚覬其成其不知者尚在執事博而求之也執事即曰歸覲晃旒道民疾苦事外必有獻納補報於上則無大乎斯事而無過乎斯人也君子之於事也所患無其道無其時無其位而不得與天下賢才共濟之爾今執事既有其道又得其時與其位而其所以共濟又有天下之賢才如是其不可失也心急辭率伏惟執事留意詳采

與王介甫書　　劉攽

見所與曾公立書論青苗錢大意不覺悵惋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而能判曲直豈不為美然而聖人之意以無訟為先者貴息爭於未形也今百姓所以取青苗錢於官者豈其人富贍飽足樂輸有餘於公以為名哉公私債負逼迫取於已無所有故稱貸出息以濟其急介甫為政不能使民家給人足毋稱貸之患而特開設稱貸之法以為有益於民不亦可羞

哉甚非聖人之意也自三代以來更歷秦漢治道駁雜
俗益澆薄其取於民者百頭千緒周公之書有之而今
無者非實無之也推類言之名號不同而已矣若又取
周公所言以為未行而行之吾恐不但重復將有四五
倍蓰者矣一部周禮治財者過半其非治財者未聞建
行一語獨此一端守之堅如金石將非識其小者近者
歟今郡縣之吏方以青苗錢為殿最又青苗錢未足未
得催二稅郡縣吏懼其黜免思自救解其材者猶能小

為方畧以强民其下者直以威力刑罰督廹之如此民安得不請安得不納而謂其顧而不可止者吾誰欺欺天乎凡人臣之納説於時君勸其恭儉小心所謂道也莫不逆耳難從及至勸其為利取財於民廣肆志意不待辭之畢而喜矣故姦臣爭以言財利求用不復取遠古事言之在唐之時皇甫鎛裴延齡用此術致位公相雖然二人者猶不敢避其聚斂之名不如介甫直以周公聖人為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廷臣莫敢非若

是乎周公之為桀跖噶矢桁楊棲楫也商鞅為秦變法其後夷滅張湯為漢變法後亦毅為法逆於人心未有保終吉者也且朝廷取青苗之息專為備百姓不足至其盈溢能以代貧下賦役乎府庫旣滿我且見其不復為民矣外之則尚武開斥境土内之則廣游觀崇益宫室鄙語曰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自然之勢也介甫一舉事其弊至此可無念哉可無念哉

與門下韓侍郎書　范百禄

聖人之用天下冨而教之神而化之不可以已者也不惠不廸而至於用刑不得已者也夫以不得已之刑為不可以已之助則居此官者其知此意邪或亦不可以置此心而勿論也比來朝廷政事大論議一切出於忠厚薄厭刀筆而以書生儒吏處之此宜下民無知隂有一二蒙被上徳者矣百禄無狀攝職以來夙夜孜孜竭其愚忠精法巨細凡可生可殺之際與僚官評訂大理往返或至于再三或至于四五纎悉曲折敢不盡心焉

爾哉然文書程涉三府職競覆覈交致其詳毫釐之間靡不力詰而深研之嗚呼雖堯舜欽恤文武慎罰之意宜無以加毫髮於此矣漢詔有之人有智愚官有上下故使中外疑獄讞之廷尉廷尉以當附律令聞上也民散久矣抵犯者多旬時斷獄無慮數十百千其間豈能事事咸若上官之智邪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有周有疏趣尚不一抵犯者多一謂之寛一謂之猛同一物耳而寛猛異焉則司刑之官何術以處此中邪而必曰姑捨

汝所學而從我且不亦教玉人追琢玉哉大抵人之寛嚴亦性分耳百禄又烏能自遷其性分而隨上官之指趣乎是以上煩明公每於衆人賓客之前督過諄諄以為大非而終不能奉教一二以自媿自詔也任聰阿丁之鬬殺劉巠之故殺温公力不肯貸辭氣侃然有司不敢抗衆人不復議百禄再白而不從則再以書復之終見是而貸焉是以自朝廷至衆庶未聞有曰范百禄頗知守官然皆欣欣焉多温公之能用人且聽善也二殺

者貧而天下以為是百禄豈不幸甚矣哉近日明公以阿黨為阿丁告言謀狀已明事不獲免為可殺而罪大理用法刑部引例編管廣南之為太輕也任聰御札到後行刼贓滿而不當謂之刑名疑慮也此二事者百禄實嘗用心焉欲黙而不辨則惜聰與黨之死欲辨而理之則未免違公之論逆公之意雖然古人執法有三經斷死而不渝者有抗直犯顔而不顧主威者非但施之於守法而已實士君子事上之道當然明公亦思得斯

人與之恭承明主乎近世已無如是人矣得聞其語可也見其有心景行者可也明公以道德仁義之冨輔佐人主以天下生民為已任欲為朝廷振紀綱致太平必不欲來者依違從諛隨聲雷同苟利一身不忌殺人以蹈昔之用事者為後世笑侮之轍也是用布其區區而詳其所以然之說阿黨心規阿丁之銀鈿也因斧之而不死丁呼而告人曰黨殺我人執黨曰我實謀其鈿子於是謀狀為明今疾其凶暴規貨之慝則死有餘辜論

其被執之時便通謀情謀在其心終緣自吐考之於律得減所因處徒三年未為失斷凡言殺人者死蓋以己殺為文傷人及盜則抵辠也今被殺之人幸而不死行凶之婦偶亦自通本謀所以本部厚請取舊比之重者擬送廣南編管決杖遠竄粗可懲姦合於堯舜流宥之法殆無足疑將何以加重於斯邪任聰去年四月一日受黃三結約欲行彊盜至三日昏時而刼寗新等家贓滿按御札三日已時到縣雖是夕行刼在約束之後而

其結謀實在旦日約束之前凡赦前御札將為約束指赦作過之人而聦之謀時適非指赦謹按嘉祐五年南郊赦文應赦前御札到後彊盜至死並決訖刺配廣南牢城八年及治平二年郊祀二赦則配海島雖加重於前而未盡變也是又仁宗皇帝英宗皇帝時韓富二公故事也合朝廷論議決事比方且踵嘉祐治平故事尋二公所為本部擬貸任職自謂略法二公遺意豈當時之論亦欲惠暴寛賊以害良民哉得非哀矜愚民寒飢

多辟而入於死也哉夫愚民所以然者仁人君子反求諸己而後以罪諸民賦稅重也徭役繁也誅求多也榷利廣也欲其無寒飢不可得寒且飢矣欲其亡罪戾不可得此仁人君子所宜動心而求究其本也若止浚其末而惟刑殺是務則秦之刑非不嚴為能弭勝廣之盜哉令不諱之朝樂聞鯁言顧遏其惡而宣之使下情無壅亦足以知今為有道之世矣孔子謂季康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張釋之當高廟玉環之坐

而文帝欲置之族諫曰假令盜長陵一抔土陛下將何以加法邪夫使有司者治辠而不推原犯人之情不測淺深之量不論輕重之序而一出於法則刀筆吏足以供使令耳又何取於士大夫以儒術緣飾為哉今天子諒隂未言太皇太后總聽萬事慈明仁恕聽言盡下自二帝三王以來公卿大夫有志之士未有遭逢如斯時者也有官守者不出其位若見事有未然令有未便不一公言而脂韋苟安恬養自殖不上負明主無益生民乎

百禄章既上竊意萬一薄采以捄来事不謂明公力排而深絀之又從而崇峭塹立峻法也其百禄之言以人廢耶其或思之未再邪如今之時周公養成王之時也在易山下出泉之象曰蒙未知所之則顧所以養之何如也夫蒙之所以養者正也養得其正則聖人之功也周公養成王是也方其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道德仁義日陳於前詩書禮樂日盈於耳及其至也若出天性舉而措之横乎四海是將萬化獨運萬事一斷豈不

綽綽然有餘於聽覽之間哉盖不必屢上凶惡鋪陳情狀設有特㫖而教之斷獄也此又非周公之所以為功也百禄之於門下也公則有僚吏之聽私則有父執之奉知獎待遇非他人比茍為黙視不敢盡言則豈明公與百禄之志哉伏惟舍其戇狂而薄采其衷幸甚

宋文鑑卷一百十七